

四明叢書

張宗祥



灼艾餘集上

明鄧萬表鹿園撰

杜陽編

吳元濟之亂淮西以宰臣裴度爲元帥及對於殿上曰
爲蔡稱兵朕於擇帥甚難其人且安天下用將帥如造
大舟以越滄海其功則多其成則大一日萬里無所不
屈若乘一葉而蹈洪波其功也寡其覆也速朕今託元
老以摧狂寇真謂一日萬里矣度曰微臣無狀叨蒙大
用惟慮一丸之卵不足以勝太山款段之馬不足以行

千里但竭臣至忠以仗宗廟之靈臣雖不才敢以效命
泣下沾濡若不勝語上亦爲之動容

王沐者王涯再從弟也家於江南老而且窮以涯執相
權遂跨蹇驢至京師索米餬舍經三十餘月始得一見
涯於門屏所望不過一簪尉耳涯僚倒無雁敘之情大
和九年秋沐方說涯之嬖奴以導所欲涯始一召見款
曲而許徵官處焉自是旦夕造涯之門以俟其命及涯
敗露伏法仇士良收王氏家族沐方在涯私第以爲族
人被執而腰斬之

羅浮先生軒輶集年過數百而顏色不老立於牀前則
髮垂至地坐於暗室則目光可長數丈每採藥於深巖
峻谷則毒龍猛獸往來衛護或晏然居家人有具齋邀
之雖一日百處無分身而至或與人飲酒則袖出一
壺纔容一二升縱客滿座而傾之彌日不竭或他人命
飲卽百升不醉夜則垂髮於盆中其酒歷歷而出麴蘖
之香輒無減耗或與獵人同羣有非同遊者俄見十數
人儀貌無所閒別或飛朱篆於空中則可屈千里有病
者以布巾拂之無不應手而愈及上召入內庭遇之甚

厚每與從容論道率皆協於上意因問曰長生之道可致乎集曰撤聲樂去滋味哀樂如一德施無偏自然與天地合德日月齊明則致堯舜禹湯之道而長生久視之術何難致哉

畜德錄

文皇忌漢王英勇乃私召問隆平侯張信信艷然對曰事干天常豈易爲邪文皇大怒拔劍擊折信齒衣盡血漬少焉賜更新衣曰直臣也事遂寢

解學士縉應制題虎顧眾彪圖曰虎爲百獸尊誰敢觸

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顧文皇素不喜仁宗感此詩甚思時仁宗留守南京頗懷憂虞因命所親信者莫如夏原吉卽日往迎之可謂得諷體矣

夏忠靖公原吉嘗得賜古硯冬月吏炙冰破甚恐公知召喻之曰受賜不加愛惜吾之罪也釋之詠螭首詩後四句云昂昂飽歷風霜古默默深承雨露滋寄語羣飛諸燕雀好來相近莫相疑人議公太和蓋性度寬大其言如此

楊文定公溥執政時其子自鄉來云道出江陵獨不爲

縣令所禮乃天台范公理也文定深重之卽擢爲德安知府再擢貴州左布政使或勸當致書范公曰宰相爲朝廷用人非私於理也聞文定卒乃祭而哭之以謝知己

于肅愍公謙爲兵部尙書嘗已巳之變議者請燒通州倉以絕虜望公曰國之命脈民之膏脂顧不惜邪傳示城中有力者悉取之數日粟盡入城矣

魏文靖公驥嘗以俸金百兩委人爲其家僕盡易之公竟不言他日事覺鞫出金還公其主始知公嘗語人爲子者當求名賢

厚結之親有疾則信之必專彼召之必速來也公爲尙書北還一小舟常阻於要津其子稍設儀仗公見卽命撤去曰豈藉重於是邪

禮部尙書姚公夔天順癸未春知貢舉試院災天下貢士死者相藉請諭祭於郊祭畢自謂不能致防殃及賢俊拜於地慟哭觀者以萬數哀震數里

王文端公直在吏部時其子爲南京國學博士考績在部文選郎中欲留侍公改北學公不可曰是亂法自我始矣

都御史韓公雍征大藤峽出兵令五鼓戰將領者聞賊已覺恐遲失事二更卽發大破之公賞其功而問以違令之罪以軍法當斬乃具聞請釋曰萬一不用命而取奈何人謂公得將將之體

公與夏公墳飲各出酒令公欲一字內有大人小人復以諺語二句證之曰傘字有五人下列眾小人上侍一大人所謂有福之人人服事無福之人服事人夏云爽字有五人旁列眾小人中藏一大人所謂人前莫說人長短始信人中更有人

周文襄公忱巡撫江南時嘗去騶從入田野閒與村夫
野老相語問民間疾苦每坐一處使聚而言之惟恐其
不得盡也

東山公當發戍氈帽布袍徒步過大明門匍匐頓首乃
行策一蹇驢赴戍所時以兵部尙書謫發莫不加禮不
欲至戍公曰大夏有罪不加之誅今復不服役邪被甲
持銳與諸卒無異莫不歎服

吳文定公寬爲修撰時有同年賀恩寢疾將不起欲易
簀託於公之旁廡公卽掃室請遷及卒奉殮於中堂使

子衣衰以答弔者又故人之子有事於京中書託公主
之久而有疾不起爲棺殮及檢帳有輸官銀若干盡喪
於娼家公爲如數償之遣人送喪歸

章公懋爲南京國子祭酒有監生請假託言一力採薪
不至將往求之公聞之愕然曰薪水之資設有失柰何
憂動顏色使亟求且冀得之當復我此生甚悔曰公待
我以誠柰何詒之明日返命具實謝罪

何編修瑋當劉瑾用事諸司有事必往見約相見長揖
不得與諸司同其僚以事謁瑾畏其勢不覺屈踞何公

疾聲曰禮惟長揖何以爲此瑾曰先生之言是不敢少
有屈攝

鶴林玉露

歐陽公問一僧曰古之高僧有去來翛然何今世之鮮
也僧曰古人念念在定慧臨終安得而亂今人念念在
散亂臨終安得而定公深然之此說卻是正理如吾儒
易簣結纓之類皆是平日講貫得明操守得定涵養得
熟視死生如晝夜故能如此不亂靜春先生劉子澄朱
文公高弟也病革周益公推之曰子澄澄其慮靜春開

目微視曰無慮何澄言訖而逝

世傳呂洞賓唐進士也詣京師應舉遇鍾離翁於岳陽授以仙訣遂不復之京師今岳陽飛吟亭是其處也近時有題絕句於亭上云覓官千里赴神京鍾老相傳蓋便傾未必無心唐事業金丹一粒誤先生余酷愛其旨趣蓋夫子告沮溺之意也

或曰用兵之法殺人如殺草使錢如使水余曰軍無賞士不往軍無財士不來使錢如使水可也乃若殺人如殺草則非至論夫軍士固以嚴濟然禮樂慈愛戰所蓄

也所以不得已而誅不用命者蓋一有逗撓亂行則三軍暴骨矣誅一人所以全千萬人豈以多殺爲能以嗜殺爲貴哉若如所言則趙充國王忠嗣曹彬反不若白起輩矣

宋淳熙中王季海爲相奏起汪玉山爲大宗伯知貢舉且以書速其來玉山將就道有一布衣之友平生極相得屢黜於禮部心甚念之乃以書約其胥會於富陽一蕭寺與之對榻夜分密語之曰某此行或者典貢舉當特相牢籠省試程文易義冒子中可用三古字以此爲

驗其人感喜玉山既知舉搜易卷中果有冒子內用三古字者遂徑批上置之前列及拆號乃非其友人也私竊怪之數日友人來見玉山怒責之曰此必足下輕名重利售之他人何相負乃如此友人指天誓曰某以暴疾幾死不能就試何敢漏泄於他人玉山終不釋然未幾以古字得者來謁玉山因問之曰老兄頭場冒子中用三古字何也其人泯默久之對曰茲事甚怪先生既問不敢不以實對某之來就試也假宿於富陽某寺中與寺僧閒步廡下見室下一棺塵埃漫漶僧曰此一

官員女也殯於此十年矣杳無骨肉來問又不敢自葬之因相與默然是夕夢一女子行廡下謂某曰官人赴省試妾有一語相告此夫頭場卷子中可用三古字必登高科但幸勿相忘使妾朽骨早得入土既覺甚怪之遂用其言果叨前列近已往寺中葬其女矣玉山驚歎此事馮北山可久爲余言雖近於語怪然亦不可不傳足以祛人二蔽一則功名富貴信有定分有則鬼神相之無則雖典貢舉者欲相牢籠至於場屋亦不能入此豈人之智巧所能爲乎一則人發一念出一言雖昏夜

暗室人所不知而鬼神已知之矣彼欲自欺於冥冥之中而曰莫予云觀者又惑之甚者也

太學古語云有髮頭陀寺無官御史臺言其清苦而鯁亮也宋嘉定閒余在太學聞長上同舍言乾淳閒齋舍質素飲器止陶瓦棟宇無設飾近時諸齋亭榭簾幕競爲靡麗每一會飲黃白錯落非頭陀寺比矣國有大事讜論閒發言侍從之所不敢言攻臺諫之所不敢攻由昔迄今偉節相望近世以來非無直言或陽爲矯激或陰有附麗亦未能純然如古之眞御史矣余謂必甘清